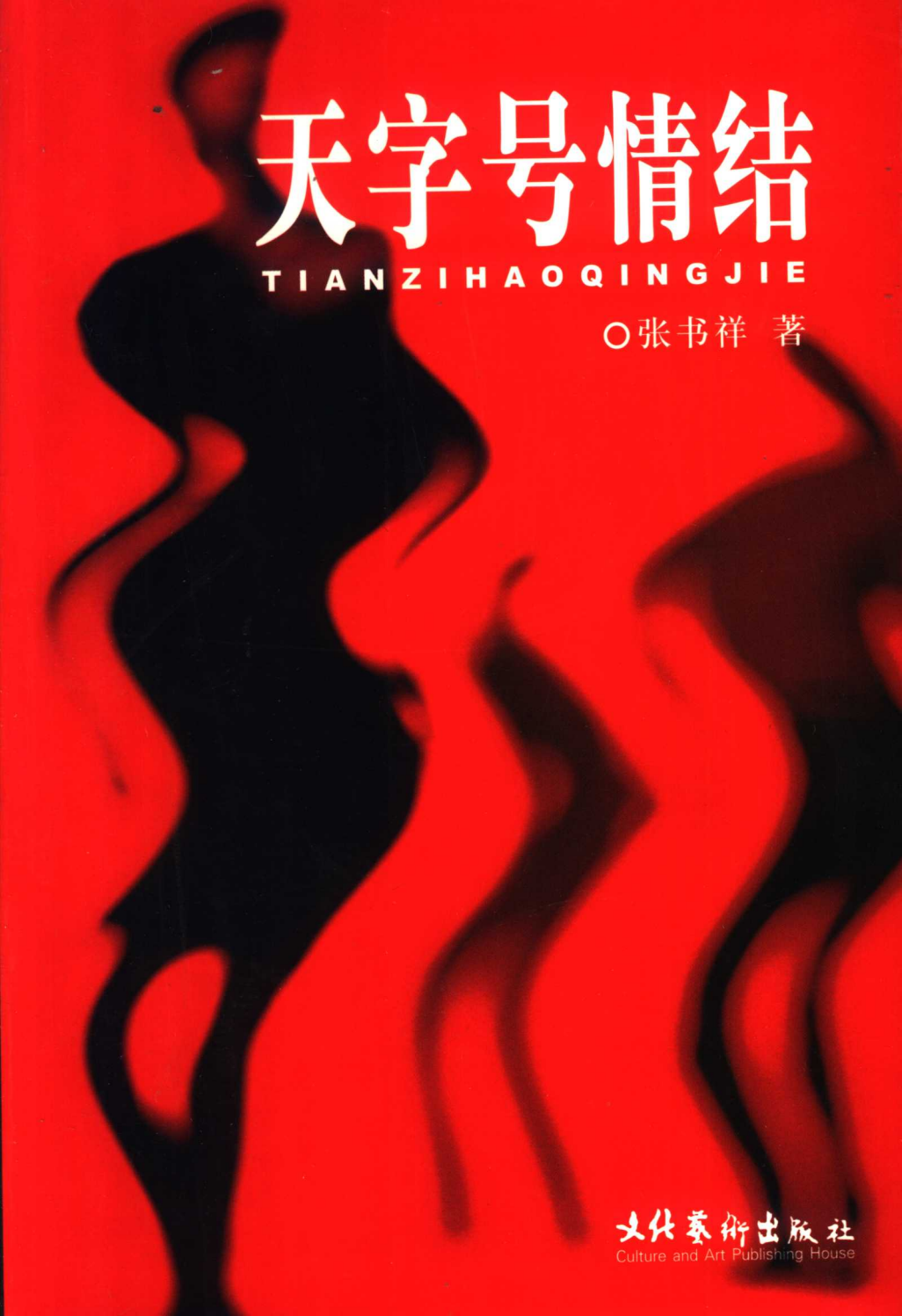




天字号情结

TIANZIHAOQINGJIE

○张书祥 著

文化艺术出版社
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天字号情结

TIANZIHAOQINGJIE

○张书祥 著

文化艺术出版社
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天字号情结/张书祥著. —北京:文化艺术出版社, 2004. 7
ISBN 7-5039-2487-X

I. 天… II. 张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4) 第 054254 号

天字号情结

著 者 张书祥

责任编辑 蔡宛若

责任校对 李惠琴

封面设计 

版式设计 宝 华

出版发行 **文化艺术出版社**

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 1 号 100029

电子邮件 whysbooks@263.net

电 话 (010) 64813345 64813346 (总编室)
(010) 64813384 64813385 (发行部)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振兴华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2004 年 9 月第 1 版

200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850 × 1168 毫米 1/32

印 张 15.125

字 数 360 千字

书 号 ISBN 7-5039-2487-X/I·1159

定 价 23.00 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印装错误, 随时调换。

目录

- 引子……(1)
- 1 一件最违心的事……(4)
- 2 乱口杂舌……(13)
- 3 探测……(20)
- 4 在屋里猫着说……(31)
- 5 会议和晤谈……(40)
- 6 蛾喜欢火……(51)
- 7 父女俩……(61)
- 8 债……(75)
- 9 初级阶段……(90)
- 10 伯乐的工作……(99)
- 11 抱金娃娃……(110)
- 12 夜帷初垂的太阳沟……(125)

- 13 舞会……(138)
- 14 往事依稀……(145)
- 15 任免令……(160)
- 16 争执……(165)
- 17 这尾巴太沉……(175)
- 18 迷惘……(185)
- 19 这个无赖……(192)
- 20 两件高兴事……(203)
- 21 欢乐的晚餐……(211)
- 22 她不是你女儿……(223)
- 23 同学间的叙谈……(234)
- 24 在老厂长客厅里……(243)
- 25 别人去不放心……(257)
- 26 竞争机制……(263)
- 27 他忘了……(268)
- 28 去沧海……(276)
- 29 匹夫之见……(282)
- 30 独立财权……(297)
- 31 筹谋……(300)
- 32 一样支持……(307)
- 33 陈福仁碰壁……(314)
- 34 醉人醉语……(321)
- 35 一个钱难死英雄汉……(341)

- 36 好梦难留……(350)
- 37 皮木永西服革履……(364)
- 38 放逐……(390)
- 39 食色性也……(395)
- 40 乌鹊南飞……(403)
- 41 躲不开的霉头……(413)
- 42 老天爷呀……(422)
- 43 忘忧湖畔……(439)
- 44 最后一次倾吐……(456)
- 45 苍鹭……(473)

引 子

县城的西边有一条沟，叫太阳沟，天字号就在那条沟里。

天字号是个厂，机电厂才是它的真名儿。但莱县人只叫它天字号，要不然就叫天字厂，包括现在，也还是这么叫的。

现在的机电厂已经改成公司，且是冠了“集团”的，不叫厂了；而莱县人则还是叫它天字号，莱县人不管你体制改革有何意义，仿佛在他们眼里，任你怎么改怎么革，机电厂还是机电厂，因而天字号也就还是天字号。

机电厂的全名是“太阳机电厂”。叫“太阳”，仅是因为它在太阳沟，没有别的。

太阳沟是个流传下来的名字，代代人都这么叫，什么含义，似乎没人放在心里，管它含义干啥？假如你是个死心眼儿，非要进去瞧瞧不可，那么你所看到的，实则不过是黑乎乎的一坨阴影，那，就是太阳沟，信不信由你。这么说吧，自从天字号在这沟里兴起了土木，在新堆成的土建边儿、甬道边儿以及这边儿那边儿的空地上，沓儿里，见缝插针地种上了树苗——国槐啦，泡桐啦，马樱花啦，木兰啦，以及隋杨柳和法国梧桐等等，它就叫一坨浓阴所湮没，太阳的辐射，就根本进不去了。现在的太阳沟，从高处往下看，有如笔

尖儿上滑下的一滴墨水，造化神秀，风韵无穷；从沟底向上望，则是纵横交错勾连缠织着的一盘杈网，罩得周遭茂茂密密，筛下来的一点阳光，也是避实就虚，依弯随扭，并非直射的那么烈了。在莱县这地方，天字号，年年都是环境绿化的先进户。

天字号距县城只有六华里，近是近，同这故事关系不大，说多了不值得，不如说说省城的好。省城是在天字号的另一面。它离天字号也不远。弄一辆“屎壳郎”，或着“乌龟壳”，坷坷坎坎不要半个时辰，就能颠进省府大院；省府人想关心天字号的事，一点儿不难。所以天字号虽只是个厂，其沉根儿沉须儿，跟省府里的根儿须儿有些绞缠，确也是在情理之中，这一点，在后边的书里就能看到。

天字号这个名字是莱县人喊起来的，上边并没这么注册。“机电厂就是机电厂嘛，你们怎么总叫天字号？叫人听了以为是条拖船。”天字人不满地说。土著人则回答：“哎哟我的天字大哥，咋能这么想呢？妈呀，拖船！我们哪是这个意思，我们是看机电厂大，重要，衙门高，才这么叫的，天字号天字号嘛，最大个儿的，好生了得的，没谁能比的。明白啵？妈呀，拖船，咋会是拖船呢，嘻……”

这么一说，天字人又觉得意思好像还可以，便不再计较，简直渐渐就承认了；非但如此，有时候说漏嘴了，自己也都这么叫：“同志，到省城的一张，给来张靠车窗的，——噢，我是天字号的。”“同志我那碗面多放点汤，我是天字号的。”于是便能得到一张挨窗票，一碗宽汤面，或者一片白眼。

实际上天字号还有另外一层意思，只是莱县人天性狡黠，故意掐掉了不说出来，不想让天字人知道太多。那意思是：瞳孔朝天，鼻孔朝天，上额下额也朝天，把地署和县府衙门不放在眼里，不搁眼中。

这倒是很有可能。机电厂嘛就是机电厂，它原本就是个中央直管的巨型企业，任务的机要性非同寻常，从一开始，

就是给的师级规格，厂头儿们不是少将，就是大校；后来转成地方，套的也都是九级往下，最不济的也够十二级，十二级的在地署头儿中，又有几个？可见，在这样的一种情势之下，有点俯视地、县，也不能就说不本分。

当然，现在，它是早已放给省管了。那也没有文件说要降它规格。机电厂仍旧还是地、师级，这一点，在天字人心里非常明确。

但本书所关心的不是天字号的名分，而是太阳沟里的那些人，那些高的，矮的，尿包的与精英们，倒霉蛋和幸运儿，以及乐的愁的笑的哭的……真的，他们各自的表现都很精到，可以说比别处人群一点儿不差，若被忽略，才叫不公呢。

有人问我：“太阳沟里不是每年都有本厚厚的《年鉴》在那儿出版嘛，里面有得是灿烂与辉煌，你还为它写什么书哇，不是画蛇添足，多此一举吗？”

话是有理。然而《年鉴》虽厚，字隙行间也有疏脱；或者载也许是载上了的，只是无字无形，浅薄、粗心一点的人，或视而不能见，或见而不能明，这样就无异于塘荷竖篙，糟蹋风景，跟没有载上是一样了，多可惜呀。所以，余每读斯文，未尝不为行间之事的无端埋没，而扼腕叹息、顿足痛惋！

因为那里面同样也是千姿百态，热闹非凡，可敬可笑，可泣可歌；同样也能使你明白，叫你糊涂，即如它所在的沟沟儿一样，饱含着情结而又云遮雾绕；你会常常觉得你像看到了一副嘴脸，一个动作，一种情态或者别的，却又不甚真切，不敢自信，而实际上，这些东西又总在撩逗着你，叫你没法将它们丢开，没法不文思泉涌，求索不息……

这，就是还要写作本书的原因吧。它是《年鉴》的补遗和诠释。不能设想，没有后边那些叙述，太阳沟里的那些人还能丰满吗？就该个个贫血寡肉，像些瘪三了。你会发现的：它一点儿也不多余。

一件最违心的事

钟雨城终于答应去当厂办主任了。这是他有生以来所做的最违心的一件事情。他已经两次拒见陈福仁，又去试验基地躲避了一个多月，而事情却没有过去，他太天真了。

钟雨城就不明白，天字厂一万多人，能当官的精明人有得是，他不过是个搞技术的，怎么偏是非要他当？他不适合于官场上的事。那不是他的特长。技术堆儿里的人心眼通常都很死，是职业病，当什么官呀。再说，他在研究室里干了大半辈子，小五十的人了还改行吗？只要坚持不干，过些时候陈福仁就会去找别人的。他没想到他会再来。

这之前他曾求室里领导帮他挡过，满以为这一招不成问题，可是他失望了；待第二次陈福仁又来找他，他才感觉到了事情的麻烦。“上回你是怎么跟他说的呢？”他问室主任，话里多少有些埋怨味儿。这时候陈福仁刚刚离开。

室主任告诉他全是按照他的意思说的，“我还说了你也不愿意去呢。”

钟雨城禁不住“哎呀”一声。他觉得这句话起到了相反效果，难怪陈福仁又来找他。他是不愿意去，但他也不想硬拧，他求室主任，是想让他用些科研工作离不开的实在理由

让厂里打消念头；硬拧则只会引起不满，弄得越发较起真儿来，以天字厂的规矩，哪有底下人自己说不干的？但是无论如何，他是不想丢掉技术，跑到厂办公室去当什么主任的，他还有好多的课题等着研究呢。

可他却不想想，室主任他就敢跟厂里拧啦？像陈福仁这种搞人事的，又是处长，正经捏着他仕途的生杀大权，他怎好跟他当面讲价，把自己搞成个不顾大局的人？

他问主任还有没有躲过去的希望，仍要主任帮帮他。

主任说：“那没的说，我当然舍不得让你走，室里还指着你呢。刚才我就对他说，你们另外找个人吧，机关有得是人，提呗，就算你是支持我们室啦，你看老钟多忙呀，你两次来都没见到他的人。”

雨城脸上漾出笑意，他觉得这几句话说得很好。不料主任又说：“你猜咋的，他好像听都没听，他说：‘就这样吧，叫他赶快去报到，厂办公室好多事等着他呢，不能再拖啦噢。’你看这，哈。”

钟雨城听了一怔，一点笑样儿也没啦。这是怎么啦！不是总说尊重知识嘛，他的知识可是专业的，就该尊重他的专业，发挥所长，干吗硬要他搞管理！虽然他平时人很随和，但一旦倔起来也蛮较真儿。

钟雨城是个性情执著而又带有几分天真的人，高挑的个儿似乎老也胖不起来，一副镶着金边的近视镜端端正正地架在眼上，说话时字儿总是咬得很切，加上一张仍很帅气的脸，同他的年龄不大相称，真要是改行搞行政，那场面上倒要添一份潇洒了。当然，岁月也在他的身上刻下了痕迹：年轻时候的那个活泼风雅的钟雨城，现在常常显得有些沉闷，有些古板了。

是啊，室主任的话使他觉得形势有些严重。那次下班之后他是带着愁容回到家的。他搜尽枯肠，也想不出来一条挽

救局势的办法。但他是必须想个办法的，他不能去厂办，尤其是那个女人现在也在那里工作。

“雨城，咱们还吃挂面吧。儿子马上就要回来，我晚上还去加班，来不及做别的了。”荣芳拿出一筒挂面；她见雨城情绪不高，又说：“你怎么了，又有什么伤心事？”

荣芳是雨城的妻子，在天字厂下属的第一研究所当工程师。他们有个儿子正上初二。一家三口几乎每天中午都是挂面，只有晚上做点饭菜，但是遇到加班，晚上只好也吃挂面了。夫妻俩的工作又都在科研线上，加班时候是很多的。本来厂院里每天上午卖一回馒头，而科研人员往往不能及时去买，况且吃馒头就要炒菜，菜是没法天天买的。

雨城叹着气说：“他又去找我了。”

“谁？谁又去找你了？”荣芳放下挂面，也在沙发上坐了下来。

“陈福仁嘛，还能有谁。”

荣芳“哦”了一声，她还当是谁呢，一听是陈福仁，心里觉得好笑。她觉得雨城真是有股书呆子气，这种事也要那么发愁，很多人还巴不得有个官当呢。“看来这件好事你是还没躲过去喽。”她笑着说。

“你还笑呢！这算什么好事？你一点儿也不明白。”

荣芳心想有什么不明白的，说来说去不就是舍不得放弃你那点技术嘛。她看了他一会儿，拿起挂面去厨房了。实际上在雨城心里未必只是个不想丢下技术的问题。

坐好锅子，荣芳出来说：“不是好事起码也不是坏事，用着愁吗？依我说你躲也躲了，他若再找，不如就去，当呗，怕什么？别人能当咱也能当，咱也不比谁少个什么。阴卅卅那种人有啥本事，厂书记她都当了，你就当不了个厂办主任？”

“你真糊涂，噫！还阴卅卅呢！躲都躲不及哟，你还要我

往跟前凑。”钟雨城当然不是怕当不了，他怕的是从此跨进了官场。那不是个谁都能够觉出愉快的地方。他很清楚，以他的性格，他就适合干点科研，这不光是他上学时候就定好的志愿，而且也搞了二十多年了，他喜欢这工作，他还有许多梦想要去实现呢。第二个原因，还恰恰就是因为这个阴州——他不愿意同她靠得太近。说实话，他都疑心这件事情就是她的主意。那女人很鬼。他不能凑到她跟前去的。

可荣芳没考虑这些，反而鼓动他去上任。他知道是不能拿“糊涂”二字来解释她的。这是夫妻间的一种真诚，她信任他，她总是那么善良。

雨城看看妻子憨厚的面容，一股感激与宽慰的暖流在他胸里油然涌起。

荣芳说：“往跟前凑怕什么，身正不怕影儿歪。咱们是自己凑吗？是他们要你去。我的意思，听其自然。现在这形势，别人还想方设法往关系树上贴呢。”她嘻嘻几声，挤着眼说：“你们过去……啊……你跟那姓阴的，不是还有过一段情义吗？说不定真会提携你一下。”一路笑着去厨房了。

这时候岸岸放学回来，见他爸一脸阴郁，问跟谁生气啦。“你爸被人缠住啦，他不是生气是发愁呢。”荣芳的声音从厨房传来。岸岸放好书包，一边往厨房走：“妈，谁敢缠咱爸？告诉我，我去找他，反了他啦！”荣芳喜欢听儿子的这种玩笑，有时还故意引逗，进行挖掘；但是今天她却没这工夫，便说道：“儿子，这事你帮不了他。把桌子收拾一下准备吃饭吧。快点儿啊，妈晚上还有事的。”

岸岸捡开桌上的东西，把凳子摆好，便去厨房取筷子。“妈，做什么好吃的？——哎呀怎么又是面条！妈，这不好吧？人家学习都快跟不上了，老吃这些能补脑子吗？”说是说，还是帮他妈把面条一碗一碗地端上桌子。

岸岸是个很懂事的孩子，功课也不错，雨城夫妇在儿子

身上没费什么心。钟家算得上是个幸福家庭。

荣芳端出一盘炒鸡蛋放在儿子面前：“给，这回行了吧，补脑子的。听到吗，成绩可不能往下滑喽。”

岸岸眼睛一亮：“这还差不多。”夹了一块放进嘴里，一边问：“爸，谁缠您了？”

“吃吧你就，小孩子家掺和什么。”雨城说。

“不是掺和，是关心，这都不行呀。”

荣芳说：“人家要你爸爸去当官，正难受呢，不要再问了。”

岸岸一听高兴了：“是吗？哇，咱爸要当官啦！喜事嘛，愁什么呀？是个什么官？县长还是省长？最好当个省长。”

雨城瞪他，眼珠子险些要蹦出来。

荣芳笑着说你看你儿子都叫你去。又叫岸岸好好读书，赶明儿长大了去当省长，“你爸呀，他爱干啥干啥，你就别管他了。”

岸岸一本正经地“哎”了一声。“可您得把伙食弄好点，不能老挂面挂面的。”岸岸说。

荣芳笑，雨城也笑起来。

荣芳又添了半碗面条，小口小口地吃着，一边说：“主意由你拿，但依我，我还是劝你去当。你在室里干得也不是很开心，钉在那儿干啥！就说你那个课题吧，业余时间白白搭进了不说，钱搭进去了多少？辛辛苦苦地跑元件、跑这跑那，谁稀罕你了？搞了两三年了，好不容易弄出点名堂，人家给你立项吗？他们干别的舍得钱，干你这个就不舍得了。实际上就是不想让你弄成，——特别是你那个当了副所长的好同学，巴不得你失败才好咧。”

“吃饭吧你就，瞎说什么呀！”雨城说。

荣芳说：“怎么不对？我听你们所的人讲，根本就在于那东西是你想到的、你提出来的，要是他们喜欢的人搞的所里

早立项了，用得着用他自己的钱、自己的时间去一个人吭哧吭哧吗？”

雨城不吭声。

荣芳又说：“跟你说咧，你可不能再拿家里钱往里填了，那是个没有指望的活儿。那么大个项目单靠你一个人搞得成的？我看你还是走吧。离开那地方。这年头到哪里不是为了混口饭吃，管他是什么工作。”

这几年钟雨城把国内防盗工作的严峻态势，同高度发达的电子技术联系起来进行思考，研究设计了一个代号为 MT 的跟踪监视系统，想为所里开发出个能够占领市场的拳头产品。他 1978 年年初提出设想，同年就拿出设计方案请所里立项，却始终没得答复。无奈，他只得利用业余时间自己研究，并用自己的钱在省城各旧货店寻购元件，想把东西搞出眉目了再去说服所里，可以说是惨淡经营，吃尽了苦头。他却不知道他这种行为是犯忌的，当然跟领导磨合不了，其工作的艰难也就可想而知。然而不管怎么艰难，钟雨城还是锲而不舍地在那儿鼓捣，反正荣芳老实，既无埋怨，也不叫他干什么家务。到 1981 年夏季，他到底取得了很大进展，或者说从技术上讲，他已经是成功了，只是有的指标还不够理想，有些不太稳定。这些问题有的可能是技术原因，有的则是材料问题。这时候的钟雨城，其心情可以说是欣喜之至，他觉得所里是不会再有理由不给列入计划的了。省公安厅和银行系统都来参观过，都很有兴趣，希望他能尽快搞成。

可就在这时，室里又给他加了一大堆的课题任务，有军品的，也有民品的，他天天加班都忙不过来，再也没有工夫顾及他的 MT 了。立项问题，当然仍是石沉大海。所里对他说：“老钟啊，MT 搞是还要搞的，等所里任务完了，你再把精力往上转，到时候所里给你条件就是了。”这话是在加给任务时说的，但也仅只一次，过后，再也没人提了。

钟雨城能说什么？他只觉得想办成点事情真难哪。眼下的情况跟1981年比，已是大大不同。据他得到的信息，国内已有两家机构在研究了。但他认为只要给他条件，他仍有信心做到比同行们艺高一筹。然而谁给他条件呢？更不要说现在又要把他调去厂办了。完了。荣芳说他“也不是很开心”，指的就是这个。

可雨城不甘心呀。“那理想就不要啦？”他心烦地顶了一句，“啥不开心不开心的，那课题所里不是说了还要搞嘛。”

荣芳见他动气了，笑着说：“咳，我也就是说说，你不想去就不去呗。其实办公室的工作也很重要，干好了一样能出成绩。”

“你什么都不懂。跟你说了那个地方去不得去不得嘛。俗话说‘昏烟底下不晾衣’。你知道群众怎么说阴卅卅的？说她靠她老子当的官。”

“那是啊，都说是她爸爸在背后跟皮书记搞的交易。”

“那你还劝我去？跟那种人在一起我都嫌脏。”雨城说。此外他更怀疑阴卅卅又在对他转什么念头；他一个无声无臭的工程组长，陈福仁怎会想到他呢？

可儿子的看法却不一样，说只要当官有好处，管他怎么上去的，就是搞交易也没啥不对，商品社会嘛，什么不是价值换价值，老师讲没有价值观念就是极左思潮。“同学们都说‘不怕没有数理化，就怕没个好爸爸’。好爸爸就是当官的爸爸喽。”叫他爸千万不要推掉，先当厂办主任，再一点一点往上爬。

“混账！”雨城听了很吃惊。他第一次发现儿子小小年纪竟有这么多的混账思想，看来学校这口染缸现在也变味儿了，怪不得这小子数学老是上不去呢。便冲荣芳说：“你听你儿子刚才说什么啦！”

荣芳嘿嘿笑。“儿子跟你闹着玩。说实话，现在这形势，

太清高了的人也真不行，穷死你。你看现在，什么不是按官级来，工资啦，房子啦，甚至奖金都是官大的多。你只看看这太阳沟什么人活得最好，就清楚了。你高级工程师有什么用？两间一套的小房子，还是好多人起来争，你才跟着沾了个光。你看那些科长们，哪个不是三室一厅？去总厂当厂办主任，我看比在室里好，起码弄套房子住住。”

“行啦！”雨城放下碗筷，走向沙发，“你怎么跟陈福仁一个腔调，他就跟我们主任说厂办主任是个大有可为的位置，还叫我不要错过机会呢！”

荣芳说反正是比搞技术强。什么“科学是第一生产力”呀，“依靠专家”呀等等，都是哄你干活呢，实际谁认得你。她说不但头头们没把你技术人员放在眼里，眼里只有权力，就是社会也是很势利的。“现在是个官就有人巴结，才不管他品德如何、怎么上去的呢。”

雨城不吭声，他想荣芳说的也是事实，但这只是一面，挨骂的一面她就知道了。他觉得现在的干部比任何时候的干部背的骂名都多，别看他们捞了不少，表面上有人奉承，像个人样儿。

于是说道：“我不眼红那些。我只想有块清静的地方，干点自己熟悉的事儿。管别人怎么看，自己行得正，问心无愧。搞技术的就比别人低些？”

“嗯，是的是的，你说得对。”荣芳还是不通；但说归说，行动的时候她总是支持雨城。有时候她也理解这些道理，她想，假如雨城真的是个很势利的人，她不知道自己是否还能爱他。

荣芳把雨城撂下的空碗擦在自己碗上，看着儿子捞完最后的几根面条。她一边捡筷子，一边说：“一口汤都不喝，光吃干的，瞧你那身柴火棒。跟你爹一样固执。”

“跟爹一样有啥不好？对的东西就该继承。”岸岸做个鬼